



新刻月林丘先生家傳禮記摘訓九卷

諸城 月林 丘 樞 著

楚麻 文宿 毛調元

楚黃 求如 鄧應張

全校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 止 擇言在躬

應註不但以慎獨解下三句之差連儀刑有本足以行道亦俱說得不是了原來只在顯上見欲歸之意如其說則君子隱而顯一句無用矣 隱以身言顯以道言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 我之所以欲歸者何

哉蓋君子身雖隱而道則顯也何以見其顯不待矜而自然莊不待厲而自然威不待言而自然信實盛德如此何顯如之不待出仕以顯其身而後爲顯矣吾何爲而不歸乎

既有子曰二字不必承上文說况謹獨意亦原無之三箇不失作工夫看下三句尚未到效驗上要看三箇足字只是貌色言之皆善耳三不失是敬忌言足信是罔有擇言在躬貌與色可以例見矣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止瀆則不告

襲衣而因爲楊楊衣而因爲襲乃因之而不改遂以襲克楊

以楊克襲也 始終仍舊不肯更易謂之因如先楊而又遇當襲之時卽更楊而爲襲先襲而又遇當襲之時卽更襲而爲楊這便是不相因相因則爲瀆不相因則爲敬

極已到至處了繼又進了一步蓋要其終也不可作一正一反看 應氏曰報本始通盼嚮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

慎則無禍了非爲辟禍而後慎也三箇以字不可作有心看 遠耻比論語遠耻辱稍不同不恭則侮人皆人亦侮之這就是耻

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安安逸於外也與莊相反肆放肆於內也與敬相反莊以持身敬以養心則私欲無自而起外物不得而干自確然有守而不可屈毅然有為而不可奪日進於剛健之地矣進德字尚畧欠切其躬儻焉先因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尚是安肆時事不可就當日偷說一敬肆之間而損益頓殊如此所以君子不敢一日而安肆以致外而其躬儻焉又內而如不終日也此只是甚言莊敬之功極其密耳如此則身不至於不整心不至於不安有不日強者乎

接以交際言尚未至於見見以拜謁言又不止於接矣方

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

子言之止刑戮之民也

說者如三句平看然則報為何物而與仁義並立為三耶註中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是矣但文字畧與義不切仁之體大而尊等語又把仁做本心之全德了便與報無干矣○仁以愛之理言表利二字不必說到人心知所畏知所敬處三箇天下字不閑正言其大也○仁義二句不重只要起末句耳然必盛稱仁義之大者正見報為天下之

利○仁之為道其體則廣大而無所不包其用則公溥而無所不徧天下之物皆不能出其範圍之外矣豈非天下之標表乎義之為道其體則為心之制而品節有定其用則為事之宜而分限不踰天下之事皆不能出其裁割之外矣豈非天下之節制乎仁義之道其大如此而報則能盡之蓋施而有報則有仁以相愛而恩足以洽其情有義以相接而禮足以全其交何利如之否則不仁而失之疏不義而失之悖乖爭怨尤是為天下之害矣

此節作三層者主意在下面先平說德怨以唱起耳言怨德之報而以詩證之似兩得其平矣太甲云則主於從厚

惟報人之德而不報人之怨所以見怨不可報子曰云則主于過厚寧用吾之德而不用吾之怨所以見報人不可用怨○德必報之以德則民有所勸于施德怨必報之以怨則民有所懲于施怨無言不讐可見以怨報怨矣無德不報可見以德報德矣是報之從其類者如此然以怨報怨雖有所懲不若以德報德之為厚也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后有德于民如此則民當報之以德矣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民有德于后如此則后當報之以德矣這是報之從其類者寧處其厚而不處其薄乃正理也然亦有出于正理之外者則如之何以德報怨則足以寬其身以

怨報德則將不免于刑戮矣然則將寬身乎將為刑戮乎
 這是報之非其類者寧過于厚而不可過于薄又不得已
 之意也中段是就報德報怨的字較量末段是就以德以
 怨的字較量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止終身之仁也

惜慘

凡好必生于欲凡惡必生于畏欲惡不可泛說欲就是欲仁
 畏就是畏不仁○仁不仁以天理人欲言兩者字以好仁
 惡不仁之人言○周氏曰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
 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已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
 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已之所能有欲而好仁有畏

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 講明仁之道理則自己之所能
 者言之至于立法而使民為仁則以民之所能教之不以
 已之所能者律天下之民而強其所不能也議道自己帶
 說

兩箇與仁之仁即仁有三之仁與仁同功又在仁有三之外
 不然便與字難說且仁既有三便都是仁矣如何又其仁
 未可知 不重在與仁同過上只是取箇過來與功相形
 說過不如功而其仁乃可知正以見同功之未必仁耳
 言仁者之人有三三者雖不同而情則無不同也三者之
 外若其功與仁者同而其情則異故與仁同功者其仁未

可知也豈可以其功與仁者同而遂信其爲仁哉若其過與仁者同則其仁始可知耳蓋功雖無足取而情則有可諒也然所謂仁有三何以見之仁者云云利仁是以仁爲美而利之此以得失論疆仁是懼不仁之禍而勉強爲之此又以利害論強仁雖不如利仁然及其成功一也註便指爲五伯假之誤矣與仁同功方是假之者方說仁忽說箇義此如中庸修道以仁繼之曰義者宜也一般說者多就上文尋出義來過矣言仁有三者之不同三者同類者也而乃不同至于道乃不同類者也却相湏而不可廢右者人所有事左雖居不用之地而能助右之所

不及與孟子言志至氣次相似註中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只重在仁上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又只重在右上○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且虛說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正見是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左右不可以相無仁與道亦不可以偏廢矣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皆偏廢之弊也○此節仁字通以愛之理言若誤因安仁三句遂作心之德看則過字親字俱難通矣

道以爲治之道言與上文道字無干若作道理則有考二字難說○得極至之道則擴而充之自可以王天下霸是能君一國而爲諸侯之長無失則雖不能以王以霸而亦足

禮記集說
九卷
六
以為治矣

仁有數見人貴有以會其全而不可以一得自足義有長短
小大見人貴有以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泥○所謂仁
有數者何以見之或為愛人之仁或為資仁是其始而所
發者有淺深之數也或為數世之仁或為終身之仁是其
終而所施者有遠近之數也仁之有數如此義之有長短
小大亦可以類推矣○此節仁字亦以愛之理言註中器
重道遠又涉心之德了

子曰仁之為器重

止維德之基

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舉若手舉行若足行

○為器重則舉其器者莫能勝其重為道遠則行其道者
莫能致其遠至之曰致○取數多者仁也就在莫能勝莫
能致上見之註乃遠取古人來比便不切了况此節仁字
以心之德言而又誤以愛之理言矣○勉于仁度人望人
俱就舉行上說君子以下只是並舉其得失以設言之正
意尚在言外

安仁者少正見人當勉仁說者謂安仁固難然亦無不可至
之理不可憚其難也覺得意思不甚相接○舉之莫助景
行行止俱斷章取義舉之作工夫看謂努力向前舉之而
非人之所能助也景行作大道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

也若照註以莫助為全德景行為人之德行行止為視法
便與下文鄉道而行不悞○好仁如此言其篤于為仁也

下文云正發這好仁如此之意說者以仲山甫舉之為

仁以吉甫愛莫助之為好仁則是好仁者之人而非好仁

道矣如何中道而廢斃而后已○此節通為一時之言加

子曰字者別詩文也○二道字不同鄉道以仁言中道以

路言○使安仁者多便當自信其為安仁而不必勉仁矣

既中心安仁者只天下一人則人豈可妄以一人自居遽

以安仁自諉而不勉于仁哉在大雅則舉如毛之德而至

于人莫能助在小雅則行至大之道而如仰止乎高山詩

之好仁乃如此哉推其舉之行之之心蓋鄉道云好仁

之功可謂極至而無以復加矣君子若能如詩之好仁則

由勉而安亦安知不為天下之一人乎○引箇舉之行止

來說正暗應上節舉行字也

中間子曰二字當作衍文看○仁之難成久矣蓋人人失其

所好則所好在于不仁而所惡反在于仁此仁所以難成

也惟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蓋仁者不失其所

好自然無過縱有過而亦易辭况無過乎如是則仁之成

也不難矣下文正是申言過之所以易辭處若照註說箇

其情則善便不消用下文了○恭近禮三句且言德之美

禮記集說 卷九
處正見其可好也恭寡過三句方就人說○情是本然誠實之理不可作性情之情看下旬變信言情者爲下有信字相碍也信旣近情則信亦可以謂之情矣故直以情言之可信是可以相諒而不疑與上信字不同○儉則知足不擇地而後泰故易容○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蓋恭之德雖非禮也恭則不侮而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之德雖非仁也儉則不奪而得仁之意近乎仁矣信之德雖非情也信則不欺而得情之意近乎情矣三者之德其美如此無非可好者矣人若能以敬讓之心而行此三者之德則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雖有過其不甚矣然敬讓以行此

如何過便不甚蓋敬讓以行恭則能近于禮而自然寡過矣敬讓以行情則能近于情而自然可信矣敬讓以行儉則能近于仁而自然易容矣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此所以雖有過其不甚矣以此觀之信乎仁者之過易辭也○引詩應仁之難成意比上寡過進了一步德卽仁也行仁之資直到維德之基上方見之說者都發在前面覺得無下落處且洩了引詩之意○溫溫恭人是恭恭則近禮而寡過可以進德矣故爲德之基恭旣是德之基可見儉信亦是德之基然則仁何難成之有哉○寡過而進德寡過屬不亦鮮乎進德屬維德之基

子曰仁之難成止不稱其服

鷓提

兩箇仁之難成不同上節是自成其仁此又是成人之仁能之者能成其仁也○呂氏曰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惟君子能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此已之所能人之所不能也君子聖人總是一箇人上言其立心之恕下言其立教之恕當一串說非兩平意○吳氏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制行制民之行也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耻暗與愧人相反言字從制行來乃立教之言五箇之字泛說○何以見惟君子能之責人之太嚴者反有以沮其進教人之太踈

者又無以定其趨皆未足以成仁也君子則不然蓋君子之立心也不以已所能之仁律之以重人之困不以人所不能之仁強之以重人之羞其立心既主于恕則其教人自無不恕者是故聖人立教以節制乎民行也不制之以已之所能而必以人之所能者制之此其意何也使民以已之所可能而心有所勸勉以已之所未能而心有所愧耻有所勸勉而向往之功自不容已有所愧耻而奮發之力自不肯怠凡聖人立教之言皆將一一倣而行之而無所違逆矣然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而亦未必盡然也若不詳于立教之法亦安能一其志而不分哉于是

內則節之以禮而使其心不放結之以信而使其心不欺外則文之以容貌而爲德之符稱之以衣服而爲德之章此皆其在已者耳又必極之以朋友而使輔仁者之有其人此其意又何也內外夾持人已交修慮之甚周防之甚密欲其念念皆仁事事皆仁而不爲他岐所惑不爲外物所誘而專一于仁也○小雅當總承註偏在五者上了責之既恕教之又詳民有不行其言不壹其志者獨不愧于人乎獨不畏于天乎甚言民之必行其言必壹其志而仁之必成也然則仁又豈有難成之患哉信乎惟君子能成人之仁矣成仁意直到小雅上方見之

此只承衣服而言註兼容貌似未是○前後兩個君子俱是設言前後六箇則字俱是必然之理中間君子耻處方是實說衰經三句是申頭一箇君子詩云又是應第二箇君子然通是泛論正意却在言外○禮信容貌朋友無非切于人者以此教人無容議矣衣服乃身外之物而聖人亦立以爲教者何哉蓋君子不服其服則已一服其服則自然文以君子之容既有其容不但已也自然文以君子之辭既遂其辭又不但已也自然實以君子之德容形于身辭出于口德存于心由外而內以漸深去此必然之理也可見服雖外物而實與德相關矣故君子服其服必要文

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必要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必要實以君子之德若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則君子必耻之然君子之耻豈止于無德而已哉又耻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其外固宜有其內然有德無行則又有其內而無其外亦非德之全也○然所謂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何以見之君子服衰經則必有衰色服端冕則必有敬色服甲冑則必有不可辱之色服不與色期而色自至所謂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者如此則夫文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自有不容已者矣然則君子之服其服者豈肯不思所以稱之哉詩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若無其容無其辭無其德無其行即彼記之不稱其服者矣君子安得而不耻之耶以此觀之是衣服與德相關而君子必欲使德與衣服相稱如此可見衣服之切于人未可以身外之物視之矣聖人之制行而必衣服以稱之良有以也不然何貴于此哉

子言之

止

故自謂便人

矩

矩

說者便以天子二句爲申上文但有一故字難說似當云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固謂之義然貴又所以倡乎賤者也此節有兩層意上二句見貴者不當逸已以勞人下二句

見貴者尤當盡已以率人

庇民之大德是仁不敢有君民之心是仁之厚若有庇民之大德而遂有君民之心非不謂之仁然薄亦甚矣這只泛言其理如此下方就君子說仁義即庇民之大德得之不得而聽天命則無君民之心矣○不自尚其事六句總是役仁役禮之事若分貼覺得破碎而且未必然○引詩是證上文舜禹又跟詩來不可把詩去起舜禹○大德小心一串說不可平看小心翼翼又屬在君民之大德上不與這小心一例小心翼翼本是昭事上帝又借來以比昭事其君也○仁所以養民也君子恭不侮人儉不侈用而先

以恭儉自處則仁之本立矣于是求役仁以行養民之政焉禮所以教民也君子信不欺人讓不傲物而先以信讓自處則禮之本立矣于是求役禮以行教民之政焉然果何以見之事雖爲人所尚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爲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以位則儉而不貪其位以欲則寡而不貪其利以賢則讓而不爭其名以已則卑而尊乎人以心則小而畏乎義凡若此者皆求盡仁禮之道以事其君也然君或得之而仁禮自是君或不得之而仁禮亦自是至于君之得與不得惟以聽天命而已何嘗敢有一毫非望之心哉○詩云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所謂凱即信讓

以後禮也其所謂第即恭儉以役仁也其所謂求福不回即得之不得以聽天命也然是詩也其即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何以見之蓋人臣莫難于德之大尤莫難于心之小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仁禮兼盡既有君民之大德得失兩忘又有事君之小心夫有君民之大德則爲凱弟君子矣有事君之小心則爲求福不回矣然則是詩也豈非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四聖之小心如此又不觀諸詩乎詩云云夫小心翼翼是文王之凱弟而有君民之大德也聿懷多福厥德不回是文王之求福不回而有事君之小心也在文王如此則前之舜

禹後之周公亦可以例見矣然則事君之仁非聖人其孰能盡之

此節原不重在謚上只要引起下文耳○謚以尊名且只說謚節以壹惠方是作謚之法言先王爲謚以尊其臣之名旣要尊名便宜盡平生之功德而枚舉之矣乃只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而其餘則畧之是豈沒人之善哉蓋謚不節取而或過其實則名浮于行矣先王待臣之厚不忍使其受身後之虛名而爲旣沒者耻之故節以壹惠寧便行浮于名也夫臣旣沒矣而名浮于行先王猶爲耻之則臣之事君顧可使名浮于行乎○事與功對則所爲者爲事

禮記摘言 九卷
所成者爲功善與功對則德謂之善事謂之功○以求慶
情就接上二句來註中下所以二字便似推其不自大自
尚之意了○自卑就指上三段說民敬尊又是感人_之效
○獨以后稷爲言者與上文四聖一般見得人臣務實之
道惟后稷能盡之也

子言之止其孰能如此乎

慙蚕

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然何以見仁之難詩云以下說仁
末句正見其難○凱訓爲樂乃曰強教者詩有凱風鼓動
長養之風也周禮有凱樂戰勝之樂也史有八凱和而有
才也皆有強盛之意第則一于遜順而已○凱第二句不

可作釋詩看乃承詩凱弟字而就以君子言之也強教是
驅之以道而不徇乎人情悅安是撫之以恩而不拂乎人
心下四句只重下截不可逐句照註平分○樂易過于縱
却又母荒而有節禮易過于嚴却又親而有情威莊易過
于拘檢却又安而從容孝慈易過于狎玩却又敬而謹恪
凱弟亦非一端舉此四者以示例耳○樂而母荒孝慈而
敬是弟而濟之以凱所以強教之以盡父道也而使民有
父之尊有禮而親威莊而安是凱而濟之以弟所以悅安
之以盡母道也而使民有母之親使民有父之尊然後民
亦尊之爲父使民有母之親然後民亦親之爲母若有凱

而無弟則尊而不親有弟而無凱則親而不尊便不足以爲民之父母矣○兩箇如此字皆同至德以人言比仁又深了一步必有至德之人則其德之在心者渾全而不偏然後施而爲仁凱弟可以兼盡矣不然則體未能全用必有偏或凱而不弟或弟而不凱仁必不能盡也然則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

吳氏曰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于一而不兼有者○馬氏曰水懦則狎而玩之火烈則望而畏之土則近于人而有利可愛天則遠于人而有威可畏○命指人生所稟之氣數此乃近于人者若謂造化

所以示人又是鬼神了○命與鬼俱是幽者但有遠近之異耳若分爲幽明則非類矣○此節不可作四項平看父母親子是承上文而反言之水火以下又因父母而推廣之也○言尊親二者豈惟爲父爲母者不能兼之哉水與火土與天命與鬼此皆造化之屬而亦莫不然者况于人乎可見二者之難盡矣然則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觀下文夏道未瀆辭則應註解尊命誤矣乃重其命令而不肯輕瀆耳近人而忠近人情而爲忠厚之道也下二句即是○尊命則開諭之意少故至于蠢愚忠則誠慤之意多故至于野朴○方氏曰始旣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

敝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爾○三代之治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而民又各有所敝如此是皆德之未至而仁之未盡也

不求備是不過于責民之善即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于求民之財即薄稅歛也于民二字作總此通爲一句如此則民樂于親之而不厭矣○求備于民與上求備字微異又兼有大望在內

呂氏曰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于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

文矣○至矣且虛說未可便說到風氣人文處下文方見之不然便先洩無味矣○虞夏之質質之至矣殷周之文文之至矣何以見其至虞夏去古雖未遠而制作漸備蓋彬彬然物采之華矣初未嘗無文也然風氣未開世道未漓純實之意多而文終不能勝其質夫虞夏文非不足也一而乃不勝其質則虞夏之質不其至矣乎殷周去古雖已遠而古道猶存蓋渾渾乎淳朴之風矣初未嘗無質也然風氣已開人文已著繁縟之儀盛而質終不能勝其文夫殷周質非不足也而乃不勝其文則殷周之文不其至矣乎說者把不勝質之文不勝文之質說得太輕便不足以

形容他至處○前只說三代此又以四代並言者何正欲于同中而優劣之也與孟子先言清任和時而以集大成繼之一例

作者指三代說作興起也不是制作○此節只重在子民如父母上前兩句不過要起此一句耳然亦須看得兩句不閑方是○憐哀戚之意怛痛悼之意教人以善之誠解忠字無所不利之功解利字○親而尊承上兩句說若接下文去則親尊是兩平意安敬威愛又俱是一串意如何可通○輕實有捐以濟人之意註作薄于言利則畏義耻費中已該之矣此數句乃各項事註于寬而有辨加一故字

恐非本旨○何以見虞帝之弗可及蓋虞帝之君天下生則無私死則不厚其子自始至終無一毫自利之意只一于爲民而已其子民也則如父母之于子然蓋凱弟之無盡矣然何以見其子民如父母民不可以不愛愛而不憐怛非愛之至也舜之愛民出于慘戚之情出于惻怛之心而有憐怛之愛民不可以不教教而不忠利非教之善也舜之教民在我則爲實心在人則爲實用而有忠利之教夫有忠利之教則子民如父而有父道之尊矣有憐怛之愛則子民如母而有母道之親矣然何以見其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蓋其從容自如如何安如之安則易至于自肆

而又能敬嚴肅難犯何威如之威則易至于寡恩而又能
愛惟其能敬也故富而有禮惟其能愛也故惠而能散有
禮是不驕不奢不但以禮自處而又達之于天下能散是
順天因地田里樹畜之類若將二句說小才便不見是憺
但忠利矣○尊仁畏義以內外相對耻費輕實以人已相
對兩句平重若云尊仁而又畏義耻費而又輕實反失之
偏矣○尊仁是心必在于天理之公畏義是事必介于天
理之宜方氏曰耻費則奉已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
以抗節常失于犯上義所以立我常失于忤物文則常失
于妄動寬則常失于太雜○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舜反
其道以德爲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爲明而天下無不明
此本是甫刑原意如此然引來且未可就指舜說恐碍末
句○如此二字指甫刑而言子民如父而有忠利之教這
是德威子民如母而有憺怛之愛這是德明君子以下則
惟威惟明也以此觀之子民之德旣極其全感人之化又
極其至可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

子言之此何曰忘之

方氏曰拜謂受其命獻謂效其能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
信約信也未拜之先必先進言于君以爲將來之憑藉這
就是信了然後拜而受命于是盡忠竭節委身于君使前

日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而不徒爲空言則信成矣自獻其身是豫說後來事不重只重在先資其言上○惟先資其言故君有責于其臣則臣有死于其言矣此二句不可平說死字要看得活必踐其言雖死生以之也到這裏方是實說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處既有死于其言則有功而不爲尸祿無過而鮮至獲罪矣○此節正意以先資其言爲主若以餘意推之則自獻其身亦不可輕不先資其言固無可以自獻其身然先資其言而不自獻其身則先資之言又祇爲媒進之資矣○伊傳管樂原未可並論孔明雖自比管樂而說者以爲伊呂之儔矣以之配淮陰而次

管樂可乎

大言小言是先資其言望大利小利正是要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凡事君而有所言非徒言也言無大小皆要期于必行大言入則指望這大言之行而爲國家之大利小言入則指望這小言之行而爲國家之小利○夫有所言則必有所望這是一定之理君子有見于此必因其所入之言而酌其所受之祿也小言入而受小祿儘可以成小利了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官而後可行也大言入而受大祿須得如此柄用方可展布以興大利若以小言而受大祿則受者大而望者小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矣

以大言而受小祿則受者小而望者大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矣註中君不我知便與望大利無干了○大言受大祿則可以成大利這是不家食吉大言而受小祿便與家食同不足以成大利便是不吉了所以不以大言受小祿也不以小言受大祿亦可以例見矣

不下達不引君子于汙下也不上辭儀行不重辭也利口捷給解得太過了非其人弗自始進以正不假匪人之引薦也這裏要補出獲上意來以爲末二句張本○正直斷章取義以人言依註作道說便與上文不協了神聽式穀乃其言之辭還暗重在君上○不下達不上辭則靖共爾位矣

非其人弗自則正直是與矣神將福之况于君乎

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祇以爲諂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祇以爲利耳 邇臣近君者也宰進退百官者也大臣佐天子而任天下之重者也不必作一人看亦不必原

到調與尸利上前後意不相蒙只當分節說 守和是調

養君德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則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則獻其可以去其否不流而爲同容悅以徇君亦不垂而爲異纒亢以忤君也 正百官是進賢退不

肖使在位皆君子而小人不得以苟容

要看欲不欲字此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然諫而至于

陳則近于訐矣不得已而面數之亦有犯無隱之道也但非其心之所欲耳不可把陳認在諫外 引詩上二句是欲諫下二句是不欲陳

子曰事君難進止我以為君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由是人皆化之不至於競進而獵等矣亂則紊而無序也一身之進退而係官序之理亂如此則進退之間可以為細故而不謹耶是故君子有見於此而必謹於進退然豈惟謹於為臣之進退就是為賓之進退亦未嘗不謹之必三揖而後進只一辭而遂退所以遠席上之亂也君子於賓主之間尚難進易退以遠亂如

此况君臣之間哉 三揖屬主一辭屬賓進退都就賓說

敬未至而遽進則亂於始矣敬已懈而不退則亂於終矣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呂氏曰君以

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禮義而已

辟難辭賤便是不履其事此三句先論事君之理下方實指為臣者說 君使其臣即軍旅朝廷之事得志與否又在居職任事之後君臣有相遇不相遇也 得志一句不重臣之厚只在否一邊見之不可總承 見忤于君而不得

志或已之寡謀債事有以自致則熟思審處益加詳細必終其事而後退熟慮則不懈於盡職而無怨君之心終事則不急于避位而無忘君之心這是臣之厚處若狃于自是而不肯熟慮急于自全而不肯終事薄亦甚矣可以自免而不累于上欠切 熟慮而從終事而退本是臣之厚然終事而退去亦未嘗不決這正見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矣故引易云

受命雖天子與士平說意只重在天子上 上順逆字死下順逆字活註中順天命逆天命尚猶在君命順逆之前不可就當君命順君命逆看蓋君命順乎天命則其命爲順

君命逆乎天命則其命爲逆矣有順命有逆命又是順君之命逆君之命也 天子受天之命士又受君之命可見天子之出命其始也上而有關於天之授受其終也下而有關於臣之從違矣故君能受命于天而其命也順則臣有順命而受命于君矣君不能受命于天而其命也逆則臣有逆命而不受命于君矣感應之機其不爽如此人君之出命可不慎乎詩之所言是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然則君命順則臣有順命亦可以例見矣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止 辭欲巧

下四句正是不以辭盡人之故註謂有言者不必有德又另

是一箇故了不可用恐與本文相碍 辭有枝葉起于天下之無道可以見辭之不足貴矣所以君子不以辭盡人而必觀其行也 觀人者既不以辭盡人則君子之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辭乎是故君子云云 三不問就是如水如水就是淡淡則無後怨而可久此交之所以成甘者取悅于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壞也小雅證甘以壞而淡以成者亦可以例見矣

人乃實有善者譽只是稱之不是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惟重在口字上註反重譽字了 稱人之善則爵之正是不以口譽人饑寒二句客辭耳 君子於有德之人而不徒以

口說譽之則民皆化為誠實而不以甘言悅人矣然所謂不以口譽人者何以見之蓋君子問人之饑寒則必衣之食之入之饑寒尚不空問况人之善乎稱人之善則必從而爵之徒稱之而不爵之便是以口譽人矣 於我歸稅則衣食在其中而爵之者可以例見矣 諾正是口惠而實不至 諾而不踐則人責之已而不諾則人怨之二者均之得罪於人也然責之者形之於言而又遠在既諾之後怨之者却蓄之於心而又近在方已之時這見得諾之禍淺而遲已之禍深而速擇禍莫若輕宜若可諾而不可已矣然諾而不踐則口惠而實不至而反害

乎信已而不諾則非口惠而實不至而不害乎信與其以諾而受人之責寧只以已而致人之怨蓋義旣不當與而信又不可失故只於諾上已上論可否不於責上怨上較輕重也註云怨小責大失其旨矣 引詩前三句見諾意後二句見責意然則君子豈爲之哉

不以色親人蓋必以情親人也下二句是明君子不以色親人之故 情辭俱就接人說欲巧上當加一不字不然則欲字當更爲惡字信而不巧正是不以色親人註以信爲意誠以巧爲考便太深了與接人無干矣

子言之 至末

卜筮卜牲也不犯日月亦就卜筮上說末三句比卜筮之用又進了一步蓋用卜筮是敬以事天地而不犯不違不襲又是敬以用卜筮也 三代事天地而用卜筮者何哉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也不用卜筮便是以私褻事之矣惟其不敢以私褻事上帝而用卜筮是以他祀必卜筮之而不與郊社之日月相犯郊社之卜筮或吉或凶而不敢違郊社之或用卜或用筮而又不相襲也亦豈敢以私褻而用卜筮哉

郊社大事則有時日旣有時日不用卜筮矣小事則非大事之比而無時日旣無時日安得不以卜筮定之此二句正

見小事用卜筮之故然卜筮又須因事之內外以爲日之剛柔不可混而用之也此亦孔子之言 有筮當連下讀筮字兼卜在內 牲牲禮樂粢盛在不違龜筮之外若作一意則禮樂粢盛何以卜爲只是此等儀物皆備而又不違龜筮也不違龜筮就指上文用剛日用柔日說害是見害怨是見怨此又言用卜筮之效 方氏曰牲牲天產粢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

富備也備字乃全具充足之意不可作備辦看 后稷以農

爲事其祀宗廟也竭力稼穡以供粢盛惟取足於秬秠糜苞而已不貴異物不美多品其物可謂至薄而易於全備矣然其辭之所達於祖考者則極其恭敬而無瀆慢之失欲之所求於祖考者則極其儉約而無希望之私夫辭恭則足以表其心之敬欲儉則無以雜其心之敬是物雖薄而意則誠矣是以禘降之福而其所受之祿傳之於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久而不絕也 庶者異望之辭言其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鬼神也辭恭欲儉是兆祀庶無罪悔其祿及子孫則以迄於今矣

威敬不着人說只言龜筮之體尊嚴而可威可敬也註中玩

字從威生來褻字從敬生來 下文比威敬又進了一步
或就作人之威敬誤矣看本文何曾見有威敬之意 大
人之器威敬則用大人之器者固不可以不威敬矣然其
用之也或因分而異或因地而異又不能以盡同也天子
用卜而不用筮以龜尤重於筮也諸侯有守筮是用筮而
不敢用卜嫌與天子同也天子無筮矣然在道則又以筮
蓋龜不可褻不復拘於用卜也諸侯有守筮矣然非其國
則又不以筮蓋避嫌於人不復拘於用筮也諸侯非其國
不以筮則所宅之寢室亦非其國者也亦宜不以筮矣然
不止於用筮而用龜以下之諸侯卜宅寢室則天子處諸
侯之太廟亦宅寢室也尤宜卜矣然直處之而不卜 上
兩句或用卜不用筮或用筮不用卜此因分而異者其常
也下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者又有時而不
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有時而不用卜此
因地而異者其變也然則或卜或筮或用或否皆有義存
焉豈苟焉而已哉

敬則用祭器與坊記同或謂天子巡於諸侯大國朝於小國
其敬之如此便比下二事尤重了如何反用是以二字隔
斷况敬字初無所指而君長字又至下文始見之還泛說
爲是 用祭器乃以事神者事實客不廢不違乃以事神

者事君長首句不重只要引起下文註分禮事平說則是
以二字說不去 龜筮卽指日月而言不廢者如期而往
也不違者又擇吉期而往也君是天子長是大國 君子
之敬賓客也則用祭器以燕饗之况君長之尊甚於賓客
朝覲之禮重於燕饗是以君子之敬事君長也不廢日月
而不敢有所怠不違龜筮而不敢有所褻其敬事君長亦
如敬則用祭器然由是其爲上也則不爲民所瀆吾之敬
有以化之也其爲下也則不爲上所褻吾之敬有以感之
也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 止而遂絕其世也

易事所該者廣論語與難悅對說故只以恕言耳好信亦未
盡上兼公恕下兼誠明 易事者易爲下之所事易知者
易爲上之所知二句辭平而意串 劉氏曰好惡悖於正
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
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
罰者奚所弗至哉

緇衣之宜敝又改爲適子之館授子之粢緇衣之詩其好賢
無以加矣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巷伯
之詩其惡惡無以加矣 起愿心以敬上錯認愿爲敬了

爲天下之所儀刑又涉作孚意矣 愿是謹厚之德作愿
勸于爲善也咸服服其能惡惡也此亦互文言作愿則服
可知言咸服則去惡可知 儀刑與兩如字相照文王與
緇衣巷伯相照作孚與作愿咸服相照詩言成王儀刑文
王則萬邦作孚今也好賢而能儀刑緇衣惡惡而能儀刑
巷伯則民作愿咸服是萬邦亦作孚矣

此德禮比論語較淺下文子信恭卽所謂德禮也格心亦未
說到有耻且格處 以子信恭應德禮亦只大槩說若細
分之則子愛信結爲德恭洫爲禮 此節以中段爲主以
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證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

段申言政刑之效還分賓主爲是 德禮則有格心政刑

則有遜心民心隨感而應如此君民者可不慎其所感乎
能不疏其民而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亦如子之親父母矣
能不欺其民而信以結之則民不倍亦用情而不離畔矣
能不侮其民而自處其恭以洫之則民有遜心亦敬而畏
之矣其格心何如哉苟不能然而徒政刑是務則民有遜
心矣獨不觀之甫刑乎甫刑曰云 苗民匪用命正宜
以德禮感之乃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這是齊之以
刑矣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蓋虐刑以絕人之世人
亦絕其世又豈惟民有遜心而已哉 惡德遜心之所爲

絕世又惡德之所爲雖舜竄之分北之而實民心離畔所致也 絕其世比遜心又深了一步可見親之不倍而有遜心則安富尊榮而能長世亦不但民有格心而已

子曰下之事上也上四國順之

下字都就民說好是物就是行了是民之表又原其不可不慎之故就在好是物下必有其上見之表者人之所取以爲正也 陳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于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

三年言立爲天子未久也豈必盡仁是因禹之事而推言以斷之暗寓責君之意在內註誤作推原看了詩書俱只明豈必盡仁一句 孚就是德曰孚信于民又說在德外矣上好仁且泛論上下感應之理長民以下方就人說 志存於內者也而必章之心好乎仁也教及於人者也而必貞之身先乎仁也 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悅其上茲非下之爲仁爭先人乎 覺悟尚未敢從詩註云覺大也章志貞教尊仁有覺大之德行矣致行已以悅其上非四國順之而何

子曰王言如絲止萬民所望

以絲綸相較則絲小而綸大以綸綽相較則綸小而綽大兩件平說不可做一串看出者人傳布而出于外也此四句總見得是王言所關之大不倡游言承上文來若倡游言則其出又當何如註中欺詐虛浮等語却別是一意與其出如綸其出如綽不相應了下四句正是不倡游言凡可言者未有不可行可行者未有不可言過高之事則言之或似可矣而難以見之于行行之或似可矣而難以形之于言可言可行二可字不宜說殺兩箇不可字亦假設之辭引詩以證君子慎行則慎言亦可以例見矣然

慎行亦不專在容止上此又慎行之一端耳

君子引道人爲善也則必以言蓋言正所以示開導誘掖之方也禁止人爲惡也則必以行蓋行正所以爲觀感興起之地也既以言行去道人禁人則言行有關於民矣豈可苟哉兩箇其字就各指言行說言行在我終與敝又到人上了發言之初便慮這言之所終彼若終竟可行則言之彼若終竟不可行則不言矣所行雖善須稽這行之所敝料定他將來無敝則行之若料定他將來有敝則不行矣所以民化之亦謹言而慎行也前詩慎敬二字正與謹字慎字相應此二句證民之謹言慎行也大雅二句又

證君子之言行無一不敬也言敬容止則敬言語可知矣此皆斷章取義註通作證君子謹言行然謹慎字原只到民上方才見出耳

不貳只是有一定之制不可說到表裏如一上齊其民者假此以齊民之德也壹字正從這齊字來以衣服容貌齊民如何便民德壹蓋衣服者德之章容貌者德之符此卽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稱之欲民之有壹也在君子則由中以達于外在民則因外以求于中衣服不貳民之德亦不貳矣容貌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黃黃應不貳意不改應有常意萬民所望應民德一意行歸于周見君德之一也出言有章不用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止維王之邛邛窮

要看兩箇可字不是真去望他述他望字述字輕知字志字重稱述而記志却把兩字平說失其旨矣欲知人之心或觀其所由或察其所安然後可以不爽止於觀望則淺矣似未足以知之也然君以至誠待其臣而有實心則臣只泛然一望之而卽可以知其心矣欲志人之事或書之於方策或勒之於鼎彝然後可以有據止於稱述則略矣似未足以志之也然臣以至誠事其君而有實事則君只以口稱述之亦皆歷歷可記而不忘矣可望而知則

臣自信其君而君不爲臣所疑可述而志則君自信其臣而臣不爲君所惑 咸有一德乃引來之客辭却又引詩以證一德斷無此理蓋淑人君子兼爲上爲下而言其儀不忒不可作威儀看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其儀則之不忒也尹告證後兩句詩證前兩句先不忒而後相得也善惡以人言章痺以賞罰言惟民生厚有善而無惡不貳則專於爲善而不爲惡也 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痺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厚生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 好是正

直之人痺惡可以例見矣

上人疑乃糊塗猶豫好惡不明也方註解作可疑把疑字不屬上人了 援強引之使行也煩強聒之使知也不援以事言不煩以理言此正不重辭處 所不及乃詭異之事所不知乃隱僻之理不可做責難看 不援所不及則君不苦于力量之弗堪不煩所不知則君不苦于識見之不逮不至徒敝精神而無益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 止亦不克由聖

政所以正人教所以化人刑爵則輔其政教者也 敬明乃罰不褻刑也播刑之迪不褻刑而政行教成也不輕爵可

以例見矣

富貴已過從忠敬不足來忠不足而但圖富貴敬不足而但以爵祿富貴之於是大臣之富貴遂太過矣大臣徒享富貴而不盡其職業邇臣遂相比以傾奪之邇臣比從大臣不治來註反把大臣不治從邇臣比來 大臣不可不敬就承上文說邇臣不可不慎又為上文有邇臣字而并言之下文內圖外又是因邇臣并言及外臣也 慎是待之嚴肅不流于褻狎方氏謂擇之不可不慎便與敬不倫矣

呂氏曰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

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 君有所好邇臣將順之以為是民亦遂以為是君有所惡邇臣將順之以為非民亦遂以為非從違之所在善惡之所由也使待之不順則彼得以窺其意向而投其間隙從而阿徇逢迎之由是君之好惡不正民之從違亦舛人心日流于惡而不自知矣 上文小大以臣言小謀大作却以事言亦只取其大略相證耳 嬖御人亦近臣也比之莊后則為遠莊士大夫卿士亦內臣也比之嬖御士則為外善者亦嘗知其為善而賢之矣既賢之斯宜用之又乃疎之而不親惡者亦嘗知其為惡而賤之矣既賤之斯宜遠之

禮記摘註 卷之六 乃又信之而不疑

子曰小人溺於水止亦惟曰怨

溺者爲其所覆沒而不能以自出也然此三者之溺乃皆在其所褻者也使非其所褻之物則必知所畏而不爲其所溺矣何以見之夫水云云水易以溺人所以小人溺于水口易以溺人所以君子溺于口民易以溺人所以大人溺于民近於人與德易狎不可作一意看近於人言其切于日用而不可缺也易狎却專以其柔言之水近於人是有利也而反溺人是利中又有害矣且虛唱起下二句方解其意謂水近于人而溺人既近于人矣而又溺人其

故何也蓋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惟其易狎難親易以溺人所以近于人而溺人也煩是煩瀆可厭尚未到人煩上悔是悔其失言尚未到召禍上易以溺人方是召禍註都說得早了人指人身而言卽口之于味之類閉於人惟知有人而不知有理也註把人字就當情字看尚未是鄙心凡陋無恥也作不通看亦未是可敬不可慢就承閉于人而有鄙心說君子該小人君子大人又以德言也慎字從褻上生來不臨深舟而不游所以慎水也言不妄發所以慎口也如承祭如保赤子所以慎民也不可不慎雖通承三者還歸重到民上水與口皆客辭耳

太甲前段原係各條之語當作兩意看 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悅命言庶政之當戒太甲言禍患乃所自取尹告言忠信乃所自盡正見不可不慎于民也或因惟口起羞把此節連慎於口說誤矣

君雖尊也而民則以之為心蓋心者身之主也君亦民之主也民雖卑也而君則以之為體蓋體者心之衛也民亦君之衛也君民一體相須如此然果何以見之心莊云云可見民以君為心矣心以體全云云可見君以民為體矣民以君為心見得君當慎於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為體見得君當慎于愛民以全已 或謂心莊二句總起下文兩

項觀兩則字還只重在心上 此二句不重且先說箇心能役體以引起下句耳 天之于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兩賜之失中民猶怨咨况人君不能愛養之有不怨咨者乎既怨咨則君必至于亡矣 詩言勞百姓是言民之所由以不安君牙言小民怨又是言君之所由以不安總見君以民為體之意而民以君為心亦可以例見矣或謂詩證以君為心君牙證以民為體看來不是蓋民以君為心主教說君以民為體主教說詩中何曾見有教意耶

子曰下之事上也止示我周行

中間子曰二字當作衍文看 義不一從身不正來行無類

從言不信來 陳氏曰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

所自成有物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

君子是爲臣者行之內亦有言在或施之於動作或施之

於政事或施之於謀議或施之於獻替皆行也謂下之事

上固貴于言有物而行有格矣然亦豈可以易能哉多聞

多志是一層工夫守之親之又是一層工夫到行之處方

有物有格矣 善言之所聞者多則質而守之欲其不忘

也善行之所志者多則質而親之欲其有得也既守之親

之由是言行之所知者可以精矣待其知無不精則又略

而行之不徒守之親之而已也註云又當精思以求其至

却把精知做工夫看了 引君陳遺了則繹二字便當斷

章取義謂出入自爾師虞則庶言僉同矣註云觀庶言之

同異尚略差些 師虞是證質而守之質而親之言其用

功也儀一是證義一行類言其成功也

君子小人俱是在位者有鄉有方當就進賢退不肖說註作

損益三友誤矣 不惑不疑兼有兩意蓋有所觀法皆知

好正而惡邪有所感化皆知爲善而去惡 詩證朋友有

鄉而其惡有方可以例見矣

輕重只是難易之意輕於絕貧賤之友重於絕富貴之友也
此亦以在位者言 惠兼禮與物說惠乃交際之常私惠

則不可耳君子不自留可見不惟不肯以私待人而亦不欲以私待我矣呂氏曰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于我也此比愚說微異引詩又是推不留之故私惠不歸德則非示我周行者便非所以好我矣君子所以不自留焉

子曰苟有車 至末

苟雖訓誠乃或若之意與誠實之誠不同註把通節錯解起於一字之誤耳無車則已若有車必見其乘之而憑其軾無衣則已若有衣必見其服之而至于敝豈有有車而人不見其軾有衣而人不見其敝者乎以車與衣觀之而

言行可知矣若有所言則或善或惡而人必聞其言之聲若有所行則或善或惡而人必見其行之成已之言行孰得而匿之人之聞見孰得而揜之葛覃曰服之無斃夫旣服之無斃則久而必見其敝矣在衣如此在車可知在言行又可知然則豈有言而不聞其聲行而不見其成者乎言行之不可揜如此君子不可不慎于言行矣

從而二字虛說以從爲順便下面兩箇不可字相碍矣上節已見得言行不可飾矣此又進了一步說飾文飾而遮揜之也苟或言之必聞其聲音已不可飾矣使其止于言焉猶有可飾之以欺人者然言非徒言也必從而行之

言既從而行之則言又悉見之于行人能飾其言而能飾其所行之言乎蓋不但聞其聲而又見其成矣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行已不可飾矣使其止于行焉猶有可飾之以欺人者然行非徒行也必從而言之行既從而言之則行又悉見之于言人能飾其行而能飾其所言之行乎蓋不但見其成而又聞其聲矣寡言而行言行平重大美小惡是尚言不尚行不大美小惡民亦化之皆寡言而行矣註云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都偏重在言上了大其美而小其惡正是飾處不得乃不敢不肯之意詩云證言不可飾而行不可飾亦可以例見矣小雅證寡

言而行以成其信君與證君子言行之效蓋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則人心悅而天意得亦集大命于厥躬矣是又卽其感民之效而極言之也註只因誤解前四句遂連三引言都錯看了

不我告猶事神則難證龜筮不能知或承之羞證而况于人乎悅命云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引來既有脫誤今當闕前三句不用姑用後四句仍以純而二字作黷于二字黷煩是兩項末句總承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定吉凶尚略在後些恒其德貞三句又指出恒之爲義是如此恐人昧于

禮言報言 九卷 三十九
用恒而流于婦人之恒也苟能知所以用恒則神人交協
不難于事神不至于起羞矣

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

婦人不宜袒

殷殷田田以發曾擊心言如壞墻然卽殷殷田田之狀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

孝子之志以下只就不敢杖不杖不趨說見其非隆父而薄
母也

傳曰臯多而刑五

臯罪

罪雖多而刑止於五喪雖多而服止於五此先王之定制也

然其上附下附各有等列何嘗混而無別哉原不重在等
列相似處

斬衰三升

有事其縷則似爲吉服無事其布則又似爲凶服矣 馬氏

曰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小
大其始也本于哀其終也成於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
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

三年之喪何也 止則釋之矣

吳氏曰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群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
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之或隆或

殺因以表飾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禮也 創是瘡瘍痛是疼痛此二句喻父母之哀重以起下文至痛極至痛飾二意 至痛極至痛飾見其弗可損有已而節見其弗可益這正是無易之道卽下文爲之立中制節者也

吳氏曰翔回鳴號謂鳥躑躅躑躅謂獸鳴號之先而翔回躑躑之後而踟躕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 鳥獸不若則

於死者如此生者可知於親者如此疎者可知能保其不如鳥獸之亂乎

先王於父母之喪爲至痛極爲至痛飾而必於三年又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而止於三年其故何哉蓋不及於三年則是不若鳥獸過於三年則是無窮所以立中制節如此也總是申明首節之意 吳臨川以一使爲但使釋之爲除釋其服似比註更是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 止以應平 踝花脅

呂氏曰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之制衣連裳

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 蓋有制度只管以應規矩繩權
衡一句說者以蓋有制度作總把以應規矩繩權衡另為
制度中之一目而與下文相接說去則以應二字何所繫
屬且不見通篇獨重規矩繩權衡之意矣 蓋有制度以
應規矩繩權衡當作一句讀自短毋見膚至以應平即詳
言其制度之應規矩繩權衡也然短也長也衽也要也袼
也袂也帶也則取則於身幅也則取象於月此又與規矩
繩權衡無干特因而悉數之以起後四句耳以應規以應
直以應平這正是以應規矩繩權衡處故規者以下則又
言其義也 方註仰觀於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三項

平看失輕重了直方又是規矩繩權衡內事如何就中提
出指為俯察於地與之作對耶

方氏曰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
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于奢 太短則見膚而至于褻
矣太長則被土而至于污矣此言其長短之適中耳似不
重在奢儉上 續衽二字輕鉤邊二字重非兩平意與下
句一例言衣襟之與裳相續而合縫者必覆縫之以鉤束
其邊也 可以運肘此袼之高下之中制也反詘及肘此
袂之長短之中制也當無骨者此帶之上下之中制也十
有二幅則以裳而言

方氏曰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如矩只言其方負繩只言其直如權衡只言其平矩繩權衡字不可看重了到方直平三字上方實指矩繩權衡而言

故規者 至末

深衣之制度固應規矩繩權衡矣然何所取義於此哉故規者云蓋欲服其服者而各盡其道也 衣裳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以其在後則若負然衣領左右相交如矩之方以其在前則若抱然 坤卦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註云正謂本體義謂裁制六二直以方註云柔順正固坤之直

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 政蓋正字之誤負繩于後有隱而在內意抱方於前有顯而在外意又與六二之內直外方脗合作直其政說在負繩取義則不切在六二內直則不類 陳氏曰義所以行已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已以義則貴於方正人以政則貴於直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 心靜而為體本自平也故以比衡志動而為用安危無常也故以比權 此既有所取義矣下又取其無私取其直取其平不又為一義乎蓋上為制服所寓之義就着深衣之人說下

爲用服所取之義只就深衣上說總是一義而有深淺之不同然用服又從制服來不可作兩平看

五法虛說乃應規應方應直應平之法也舉手爲容之類只是寓意如此耳不在五法之內若把五法連寓意說便與下三句有碍 聖人先王作一人看服之貴之一樣微有先後耳下面規矩繩權衡字卽五法之施於衣者或泛就未施之規矩繩權衡說以先王爲制服者把取字貴字都認在制服上去便與聖人服之不相叫應了 五法已施則深衣有箇制度而非苟簡不完之衣矣故聖人服之然五法有何可取處而聖人服之蓋取其有無私直平之義

先王以此貴重之而服之也貴之在服之之先 可文可武又是言無往而不可服此二句且虛說擯相治軍旅正見是可文可武也此比貴之服之又進一步或欲連上文看通作申言聖人服之便少了一層意 五法各有所取之義先王固貴而服之矣而其服之也又無往而不宜蓋文武各異其事則所用於文武之服亦必各異其宜可以爲文者則不可以爲武可以爲武者則不可以爲文深衣既有五法而五法又各有所取之義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無往而不可服也然果何以見其可以爲文可以爲武朝祭之時贊禮而爲擯相則服之擯相文事也當此之際

介冑之服得而與之乎這見得可以爲文矣征伐之時運籌而治軍旅則服之軍旅武事也當此之際端冕之服得而與之乎這見得可以爲武矣註把上二句又另做燕處說便與擯相治軍旅相軋下二句加箇雖可爲文雖可爲武及非若特可四字反是貶其爲用之小矣 以上通是說完弗費二字又進了一步故謂之曰且惟其完且弗費故爲善衣之次次乃卽次之謂

因言衣而及其純之色則因時而各異又因言純而併及諸緣之制則隨在而皆同此雖深衣中之小節而見其亦有制度存焉當說在蓋有制度之外 陳氏曰以續備五采

以爲樂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 體少陽以致敬此句愚心未甚了然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 止 太師曰諾 哨 俏

方氏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射以中爲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

主人阼階上則賓爲西階上矣受送皆以矢言拜受未受而先拜也矢尚在主人之手拜送既送而後拜也矢已在賓

之手故皆般還而不荅拜 已拜受矢是兩意言主人已拜送矢於賓而又自受矢於贊者也

人各四矢四矢則四筭賓與主則八筭矣 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 比投不釋是釋筭在投之時請為勝者立馬又在勝之時每一入而即釋一筭所以記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釋之則為筭立之而後為馬方氏就以立馬為釋筭誤矣 順投二句即下文左右告矢具二節勝飲不勝者即下文命酌曰一節正爵以下即下文正爵既

行一節此則豫言之也 請賓之辭當作三項看順投是一好事比投是一不好事此共為一項在方投之時勝飲不勝者是罰之為立馬而又慶多馬是慶之此分為二項在既投之後

狸首言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雖諸侯之節而亦可以通用也 問若一雖就狸首說正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也

左右告矢具 止 毋去其皮 拾 結 為奇 肌 以奇 其 曰

奇 肌

左右告矢具以矢具告之于左主右賓也拾者更也 左右

字只指賓主曰黨又不指賓主二人矣賓黨之筭則釋之于右主黨之筭則釋之于左方氏卽以此爲主人尊賓非也此只爲賓居右主居左故仍照其南面之序耳

執筭者取地下所釋之筭而執之將以數也左右卒投請數是告之辭下三句方是數之法遂以竒筭告曰只單指

純說竒則曰竒亦以竒筭告也鈞則無竒筭矣某字指左右說或左賢于右或右賢于左曰竒亦謂某賢于某若干

竒一純以取一筭爲竒此以二家相對者言是析兩樣細數如竒則止有一竒耳某賢于某若干純竒則曰竒此以一家偏勝者言是又通以兩樣成數總計之如遇竒數

則不拘多少便通謂之竒而不復屑屑然一純以取矣上二句有勝負下句無勝負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于禮庶幾不失跪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

各直其筭則亦賓黨于右主黨于左矣以慶者酌酒以慶其多馬也註加以此二字蓋言以此之故而酌酒以慶賀

多馬然語稍欠明反似一馬從二馬便謂之慶矣慶禮曰又是司射請行慶禮之辭此節兩箇正爵旣行不同一

爲正禮之罰爵一爲正禮之慶爵也正爵旣行請立馬是

不勝者既有正爵以罰之矣則請立馬以表其勝正爵既行請徹馬是勝者既有正爵以慶之矣則請徹馬以掩其不勝

呂氏曰籌五扶七扶九扶壺七寸五寸二寸半容斗五升去席二矢半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魯令弟子

至末

借背

呂氏曰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飭其敬懽益張大放肆之意註云懽亦敖也不嫌于複乎 陳氏曰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

禮者也故屬賓黨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 想二國相會投壺而各令其弟子如此司射以下亦皆當時之人但不知孰賓孰主耳陸氏謂記魯令者所以待同姓之禮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者所以待異姓之禮故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又不知所謂待者何所指也

圖以前段為主後段乃附載者不必用 輦聲七而鼓聲五為魯鼓之半輦聲五而鼓聲三為薛鼓之半投壺禮簡故鼓聲亦從而簡輦聲十三而鼓聲十為魯鼓之全輦聲十六而鼓聲十二為薛鼓之全射禮隆故鼓聲亦從而隆取

用二字仍指魯薛而言非後人取用之也 陳氏曰春秋
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
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於其中否以
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義如此

禮記摘訓九卷終

